

### 第三十九回 幸福在心

話說惠能高妙的佛學見解，使曹溪鄉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，每天都有許多鄉民們請求他給開示佛法。這些鄉民們對佛法的理解有深有淺，問這問那，有的問：「都說學佛能解除人生痛苦，可我們學佛多年，為什麼不快樂？」惠能聽了他們提出的問題，就問他們：「要想快樂並不難，首先你得弄明白為什麼活著。」這些人有的說死亡太可怕了，不想死；有的說想老年享受，所以現在就得拼命勞動；有的說一家人還靠自己養活，自己不能死，得給他們賺錢。

惠能聽了他們各自的回答，便直言相告：「怪不得你們活得不快樂，因為你們想到了死亡、老年、被迫勞動，不是理想、信念和責任。為什麼有的人有了金錢之後很煩惱，有了愛情之後很痛苦，有了名譽之後卻很憂慮？」眾鄉民們無言以對，惠能告訴他們：「理想、信念和責任並不空洞，要落實在每時每刻的生活中。名譽要服務於大眾，才有快樂，愛情要奉於他人，才有意義，金錢要布施於窮人，才有價值。」惠能開示的妙。要知道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價值，一滴水有一滴水的價值，一滴水你把它澆到花上，花受益，這個水本身就有了價值。要想發揮一滴水的作用，就要把它放入大海中，讓它永不消失。我們每個人都如滴滴清水，溶入於社會大眾中，其價值自然顯現，成長才會更有意義。

世上人都想把幸福尋求  
整日裡忙忙碌碌苦營謀  
辛苦中只換來物質享受

為此事卻把人生快樂丟  
真幸福原來是一種感受  
就好像拈花微笑禪意留  
心地裡無私知足樂常有  
若貪婪永遠被關門外頭  
服務於人群幸福來招手  
人生的快樂在奉獻中求

有很多人都說自己活的累，但又不敢止步，因為忙能換來無窮的物質享受，為此卻丟失了不少的人生樂趣。要知道，有得有失的人生是公平的，有成有敗的人生是合理的，有苦有樂才是人生的充實。人們若是能了解到禪的妙意，一定會在生活中以存好心、說好話、做好事為動力，實現人生，奉獻人生。因為人生的價值在於為人群、為社會、為眾生，這種人生取向，最終會把自己融入於社會，融入於大自然。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，是宇宙的一部分，所作所為都要以社會為依歸，以大自然為依歸。在為人群服務當中幾乎可以達到忘我的境界，人應該讓自己的生命發光，把自己所學的一切拿來服務眾生。

一樣的人生，不一樣的心態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截然不同，同一事物在不同心靈當中會引發出不同的感受。巴黎鐵塔即將蓋好的時候，記者去採訪那些民工，問他們為什麼來建鐵塔，在蓋塔過程當中有何感受？他們心態不一，感受也不一樣。有的說沒辦法，家裡沒錢，只好來賺錢，生命太苦了；有的說蓋塔可以賺錢，賺了很多錢能出國旅遊，可以享受；有的說我這輩子太幸運了，能有機會參與這種歷史性的工作，我覺得很快樂，所以大家都休息的時候我還在工作。您看看，不一樣的心態就有不一樣的答案。從工作裡面找到生命的意義，那他就沒有下班了，他就會真正的快樂。

我現在發現，大方廣文化公益網的全體員工，他們就從工作當中找到了樂趣。他不用任何領導監督，也不用任何的規章制度來約束，他們每個員工每天都工作到深夜，不疲不倦，而且還覺得工作當中其樂無窮。我覺得修行人也是不應該有假期的，如果學佛之後還覺得自己活得很累，活得不快樂，那就不是修行。如果能了解到禪意，凡事換一個角度去看，你就會覺得世界真完美，人生很快樂。說有這麼一個父親，讓他兩個兒子到城裡去發展，可是他大兒子到了一個禮拜之後就跑回來了，愁眉苦臉的向他父親抱怨，說：「爸爸，城裡不能住！那簡直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太苦了，連喝水都得花錢買，我可再也不去了。」可是他二兒子沒回來，一個月以後他給他父親來了一封信，說：「爸爸，多虧您讓我到城裡來發展，這裡太好了，滿地都是錢，連水都可以賣錢，我決定留在這裡發展，不回去了。」您看看，親哥倆對同一個城市的看法會有這麼大的差距。

樂觀的人，他永遠看到好的一面，悲觀的人，他永遠生活在黑暗裡面。有很多人認為學佛是對死亡的寄託，那您就錯了，學佛不是對死亡的寄託，而是當下就活得自在和超越。禪門中有則公案，叫「文德擔水」，說的是唐朝宰相裴休，非常信佛，是個虔誠的佛教徒。他有個文才過人的兒子叫裴文德，年紀輕輕就考中狀元，被封為翰林。裴休想，兒子這麼年輕就青雲直上，難免在人生路上會走邪，甚至還會跌大跟斗，得讓他吃點苦。所以他就把他兒子送到寺院裡，讓他兒子在寺院當中苦行參修，先從苦工當中的水頭和火頭做起，讓他挑水劈柴。您想，那裴文德原來是養尊處優的闊公子，現在又是飛黃騰達的大翰林，這麼重的活他能吃得消嗎？

有一天天氣炎熱，裴文德擔水累得滿身是汗，他心中抱怨，說「翰林挑水汗淋腰，和尚吃了怎能消」。正巧被打這裡經過的無德

禪師給聽到了，無德禪師衝他一笑：「老僧一炷香，能消萬劫糧。」裴文德一聽心有所悟，從此他息心斂性，他堅持苦作，漸漸的把勞作苦役當作是一種樂趣。無德禪師的話回應的相當巧妙，他是在告誡裴文德，不要把苦行看得令人難以忍受。要從中體味出規律和法則，體味到禪的精神，因為禪的本體乃是在一切事物當中。只有如此生活，才顯得妙悅自在，才有真正的樂趣，應該說，愈是艱苦的地方就愈應該體味到這一點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焉得梅花撲鼻香。

一般人在創業當中都能稟承這種精神，可是一旦事業有成，身纏萬貫之後，就很容易失去自我。待人接物彼此在一種利益場中相互利用，會增添很多的煩惱，這時候就需要有禪這服解藥來填充他精神上的空白。所以，過去歐陽大師說，佛法非宗教非哲學，而為當今之世所必需。有很多人有了事業的成功之後，把財產資助在孤兒的身上，為國家解難，為社會分憂，這種行動就是菩薩行，就是禪門的精神。人學知識學技能，如果只為了自己將來有好的工作，好的生活條件，只為了自己享受，那他不會有真正的快樂。廣學多聞，要像觀世音菩薩那樣具有千手千眼，具有十八般武藝，為了服務眾生，救苦救難，要把自己的人格身心發揮到最高點，那才有真正的快樂。

惠能高妙的佛學見解，使曹溪鄉民非常的佩服。李氏夫人和志略一家也隨眾聽惠能的開示，都獲益匪淺。尤其是李氏夫人，這些年來她天天誦經禮佛，從不間斷，她修行精勤，身體硬朗，心情舒暢，聽到惠能的開示猶如甘露潤心一樣。聽過惠能「辭母離家」那段書的人一定還記得，李氏夫人要支持惠能求法學佛的情景。當時把惠能感動得淚流滿面，匍匐於地，向母親表示，說自己一定要盡一生去修習佛法，並讓母親聽聞佛法，脫離三途八難之苦。惠能的

確說到做到，實現了自己的諾言。他每天都到母親房中為母親說法指迷，使李氏夫人得到惠能的教化之後，修行上更上一層樓，惠能這種做法才是真正的大孝。惠能來曹溪的這段時間，李氏夫人沐浴在菩提智慧的慈雨甘露中，日復一日的身心清淨，惠能也很快慰。

有一天，惠能安住在寂靜的境界當中，突然心中有一種很悲哀的思想產生，他知道這是母親要辭世了。他急忙來到母親房中，想為母親送行，跟母親做最後的話別。說也奇怪，李氏夫人自己也知道自己要離開人世了，這叫修的好，修的定慧深，心地清淨，就能預知時至。

李氏她修行用功定慧深  
她已經預知時至令人欽  
只見她拉住惠能言語誠懇  
叫能兒為娘之言你記在心  
為娘我如今塵緣已盡  
只盼你續佛慧命報佛恩  
弘法利生你應多勤奮  
指迷津要拔眾生於沉淪  
眾生需要你法雨滋潤  
望我兒勇猛精進光大禪門

「能兒，為娘如今已年過七旬，塵緣將盡。為娘這一生辛苦忙碌，無能為大眾做事，所幸為娘有你這樣一個智慧非凡的兒子，不但引為榮耀，也感到十分的安樂，覺得真正的幸福。在我生命的最後時刻，能有你陪伴在身邊相送，所有的言語都道不盡為娘心中的歡喜。但願我兒能大行佛道於世，上報佛恩，下化眾生，為娘更是大感欣慰。」惠能聞聽，急忙跪地含淚向母親叩頭。「能兒，你快快起來，你本是佛門祖師，怎麼能跪拜於我？這不是有辱佛祖，折

煞為娘了嗎？」「娘，孩兒雖得佛法正果，可這肉身仍是母親所賜。況且，孩兒亦未行剃度之禮，叩拜母親養育教誨之恩理所當然。不知娘親還有何教誨，孩兒一定謹遵慈命。」「能兒，你今後要拯救的是萬民眾姓，你不能拋卻這狹隘的親情，如何弘揚佛法大業？娘希望你能發佛陀之慈心導世化俗。」「娘，孩兒一定發揚佛法正義，淨化世間人心，以此報答慈母深恩。」「好孩子，能兒，你快去把志略母子叫來，為娘要和他們話別幾句。」「是。」惠能叫來了劉志略母子，李氏夫人與他們話別之後，便安詳的在榻上坐化。